

华夏文苑

主编 赵晏彪 朱小平

多 少楼臺烟雨中

朱小平○著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少楼台烟雨中/朱小平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9.4

(华夏文苑/赵晏彪,朱小平主编)

ISBN 978-7-80240-342-0

I. 多… II. 朱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1770 号

书 名	华夏文苑
主 编	赵晏彪 朱小平
责任编辑	言泊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华审彩色印刷厂
开 本	650×980 毫米 1/16
印 张	104
字 数	1800 千
版 次	2009 年 4 月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60.00 元(全 10 册)

序

梁秉堃

朱小平的这本散文集是在著述多集以后的新作，如果从1990年的《京华感旧录》算起，也已经有近20年的著作历史了，显然他是一个成绩斐然的、比较成熟的散文作家。这次出书仅就分类标题来看，便有“烟雨楼台”、“天地沙鸥”、“铁板铜琶”、“蒹葭苍苍”、“洞箫横吹”、“听雨塵谈”等六种之多。其内容林林总总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既有人生情趣，又有世间百态；既有乡土风物，又有缅怀追思。要给这样一部庞大繁杂的书作序言，是笔者不大胜任的事。然而，我与小平是忘年之交，情意深厚，志同道合，于是也就不大好推辞了。或许，这里写出的并非是序言，只不过是谈谈自己的观后感而已。

十几年来，我也写了不少的散文，很满意的并不多，只能是边写、边学、边想。比如，常常自己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：写散文到底难在哪里？散文确乎是一种容易学会又很难写好的文学门类。初学者一般都从此起步，而初步掌握以后便很难再有突破。为什么呢？也许，难就难在要“形散神不散”上。关于文艺创作中形与神的辩证关系，北京人艺的大导演焦菊隐先生，曾经说过两句很精辟的话：“通过形似达到神似，主要在神似。”和“通过形使观众得到神的感受。关键不在形，但又必须通过形。”这大约也就是张九龄所说的：“意得神传，笔精形似。”写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一篇优秀的散文，为了得其神，必须超其形，而又不能失其形。难度之大，是可以想见的。构思精巧、富有意境的含蓄散文，往往都有“魂”在其中。读者欣赏散文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地会找到“魂”，会感觉到“魂”，从而经过咀嚼、联想、回味，进一步了解和理解到作者写作的缘由与目的。当然，“魂”的设置则因文而异，也因作者而异，可以是一个字、一句话、一个细节、一缕情丝，乃至一景一物等等。但是，“魂”乃“灵魂”也，是非有不可

的,不可代替的。我以为,常常这“魂”正是作者对于生活的深刻感悟,提升出来的人生哲理,实属难能可贵。小平的散文其最可贵之处,恰恰就在于产生、设置和运用这个“魂”上。我们几乎可以从相当一部分散文里都能看到它的踪迹,或使读者浮想联翩,或使读者惊心动魄,或使读者内疚不已,或使读者感慨唏嘘……大约此处正是作者与读者,心灵和心灵交流的黄金接触点吧!

这里,只想举一个例子。那篇纪念吴祖光先生忌日的文章《几生修得到梅花》,从远处看是说祖光先生戏剧方面的丰厚成就,从近处看是说祖光先生为小人物打抱不平,而妙在最后的结尾:“吴老一介文人,尽管知名,也还是只有一支笔。但这支笔如果浸透了人格的力量,便会重若千钧。”接下来,笔锋一转:“怀念吴老,不仅仅是由于他在戏剧领域上的贡献,人格魅力才是人们怀念他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,‘几生修得到梅花’?”于是,“魂”几乎是自然而然又意料之外的呈现出来了,余味无穷,逼人三思。

作家冯骥才曾经说过:“我常读他(小平)的文章,宛如行舟观景,美亦流畅。尤其文字,又如仰扫夜空,忽见星烁,目必一亮。”我想,大约这就是与“魂”有关联的缘故了。

中国传统美学中,提倡一种“似花还似非花”的美,大约也就是提倡一种“神韵”。美是离不开“形象”的,然而美的真正所在又不是“形象”,而是难得的“神韵”。那么,怎样才能得到“神韵”呢?古人云:“画法可学而得之。画意非学而有之者。唯多书卷以发之,广闻见以阔之。”在这一点上,小平也是做得不错的,因之才取得了“十年辛苦不寻常”的骄人成就。

就此打住吧,愿以寥寥几句感言,算作对小平老弟的新著表示祝贺与欣赏。

写于2009年初夏

目录

CONTENTS

序 梁秉堃 / 1

◎烟雨楼台

多少楼台烟雨中 / 3

守望絮风 / 5

翠湖寒 雨如烟 / 7

可曾烟雨又凝眸? / 9

“则为你如花美眷、似水流年”? / 10

禅意何如爱意浓 / 12

暮色已然留不住 / 14

珍惜拥有 / 15

敢爱因缘 / 17

人生难得一知己 / 19

不要亵渎女儿心 / 21

宽容絮风 / 23

“我亦无花亦无家” / 25

◎天地沙鸥

严子陵、谢翱与钓台 / 29

前海舟中忆纳兰 / 31

银锭观山记 / 33

文成纪游 / 35

日照三绝记 / 37

小乔毕竟与周侯 / 39

欲诉万千情 / 41

沙地柏情思 / 43

四合院里话“吃包” / 45

雨声醇酒一字师 / 47

◎铁板铜琶

“一个外国人……” / 51

切·格瓦拉、英雄主义及其它 / 54

“各位，早晨好！” / 56

勿忘契诃夫 / 59

重提聂鲁达 / 61

还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？ / 64

“我有一个梦想……” / 66

读懂普希金 / 68

百年海明威 / 70

今夜无人入睡 / 72

我看索尔仁尼琴 / 74

“我要看着你的眼睛对你说” / 77

从泰坦尼克号的“逃生门”谈起 / 79

◎蒹葭苍苍

“人生自是有情痴” / 83

——怀刘炳森先生

想起侯宝林先生 / 86

几生修得到梅花 / 88

——忆吴祖光先生

惜哉，大康 / 90

刘绍棠一二事 / 92

豪放无隐 栩栩如生 / 94

——怀念任率英先生

坎坷年华总萧然 / 97

——怀念马常先生

忆先外祖汤子祺先生 / 103

白头宫女说旧闻 / 105

吴冠中：画向人间都是情 / 108

天地低昂随舞袖 / 111

陈音与《霸王卸甲》 / 114

诗到随州更老成 / 116

揭秘李小龙之死 / 118

永远的邓丽君 / 121

翁美玲猝死之谜 / 125

◎洞箫横吹

泰山后石坞观松记 / 131

观贾诚隽先生书法记 / 132

万伯翱《五十春秋》跋 / 134

读郭宝庆书法记 / 135

丽江古城记 / 136

六合人家记 / 137

闽海渔邨记 / 138

《陶氏菜谱》记 / 139

《祖砚斋诗抄》序 / 140

性坡法师观诗书记 / 141

《鲍铁庄诗集》序 / 142

絮风馆铭 / 143

◎听雨麈谈

马叙伦与“三白汤” / 147

六必居、鹤年堂与严嵩题匾 / 151

乾隆题匾之谜 / 155
杨曼青与北京炒肝 / 159
“鬼”与“簋” / 161
漫话斯诺克 / 163
清末的山西“票号” / 165
北海仿膳与满汉全席 / 168
漫话“折笋” / 171
拜年 / 174
年节送礼 / 176
春联撷零 / 178
“金十字”与“二闸” / 180
优生学古今谈 / 182
影视剧称谓勘误 / 184
清代称谓有制度 / 187
引见、召见与跪奏 / 190
漕运及漕运总督 / 192
十三仓与仓场衙门 / 194
从纪晓岚、刘墉说到乾隆 / 196
诗话全聚德 / 199
赵翼与《瓯北诗集》 / 202
袁枚与《随园食单》 / 204
岂独伤心是小青? / 206

烟雨楼台



多少楼台烟雨中
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一位最亲密的知己对我说：最喜欢杜牧《江南春》“多少楼台烟雨中”这句诗。我也喜欢，我印象中，古诗中似乎使用“烟雨”这个词汇的不太多。我喜欢苏东坡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洒脱，但古人用“春雨”的却比比皆是。最著名的无过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、“春风春雨花经眼，江北江南水拍天”等等。这都是形容细腻温柔的江南春雨。戴望舒那首脍炙人口的《雨巷》，也是写尽江南春雨中幽幽小巷的风韵。

我半生履痕处处，历经不少各地春雨阑珊的诗境。漓江的雨、金陵的雨、扬州的雨、长沙的雨、丽江的雨、西双版纳的雨、蓉城的雨、青岛的雨、芷江的雨、日照的雨……或淅淅沥沥，或丝丝缕缕，或缠绵悱恻，或如诗如画；飘逸？多情？惆怅？温柔？六朝烟水、水巷古城、虹桥碧水、沙滩渔舟、芭蕉林野、海浪栈桥……景致各异，春雨似乎也各异。

但我最喜欢、最沉迷的，还是悠悠古韵中京华的烟雨。有一丝沧桑，有一缕苍凉，有几许氤氲，有几许雾霭。

杜甫说：“每依北斗望京华。”我想他老人家没有见过成为古都后京华的雨吧？那时：“渔阳鼙鼓动地来”，若有雨也是滂沱倾盆似刀光剑影吧？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，描绘的也不是京华吧？有谁真挚而诗情画意地写过呢？

京华故宫后的景山是北京内城最高处，宜于重阳登高，却没有听说过宜观烟雨。但我在此却遇到过绵绵细雨。那还是少年时代，二伯父带着我们几个子侄辈去捉蚂蚱。少年的我站在山顶的亭子上，望眼全城——那时还没有如此高楼林立，尽管是一个不知世事沧桑的少年，也还是被深深震撼——那无边无际、与天一色、与楼台宫阙混沌的茫茫烟雨，似乎在传递

着一种远古的密码。这烟雨延续了多少年？比人类的生命还要久远吧？

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，少年的心灵却可以受到浸染、呼唤、感应、震撼！背通过的古诗自然而然掠过脑际——“多少楼台烟雨中！”故宫的角楼在烟雨中最富有诗情画意。有哪一个画家、诗人能将这迷离甚至还有些许沧桑凄凉的景色表达出来？连绵不绝的宫阙楼台，使人生出多少惆怅和幻梦！

我在北海、什刹海等处也遇过烟雨，但由于视野的差距，那烟雨太过纤细，只有迷蒙、柔弱，而没有动人心魄的震撼！烟雨，烟雨，可以有很准确的科学解释，但烟雨的韵律却任凭最伟大的艺术家也不能完全表现。

古老的神州广袤无垠，孕育出了摇曳多姿的各色烟雨。而我却独爱这有些苍凉的京华烟雨！它使人爱意绵绵而无限眷恋，它使人神驰遐想而思接千里。少年时的那震撼心灵的一幕再也不可复得！

友人看到烟雨会多愁善感，会有泪盈盈。生命的感知、爱情的感知都会融进这茫茫烟雨之中吧？烟雨也很有诗意和豪情。陆放翁曾“细雨骑驴入剑门”，放眼迷蒙，入怀潇潇，在悲怆地构思不朽的诗篇；切·格瓦拉曾迤逦穿行在玻利维亚深谷密林的烟雨中，为了信念和挚爱，用滚烫的胸膛迎接冰冷的子弹！烟雨，烟雨，你凝固了多少爱的符号，你倾泻着多少无尽的思绪！

烟雨痴迷这个不断变化的城郭和土地，也会如我、如友人那般继续痴迷烟雨！

友人钟情于烟雨，寄托于绵绵情思，专请画师绘《多少楼台烟雨中》画卷。嘱我题诗，感喟情深，倾笔而作。摘句如下权作本文结束：

世间烟雨最凄蒙，多少绵绵烟雨中！山隐隐，水濛濛，依稀长亭连短亭；最怜烟雨多凝碧，一叶一枝太关情。更有天意怜芳草，烟烟雨雨染葱茏。雨生烟兮烟入雨，潺潺袅袅共相拥……天翻地覆终有尽，烟雨缠绵去又生。烟雨恍然知我心，烟雨何曾解我情……烟雨使我思如缕，我欲相随衣袂轻。柔柔细细无尽意，脉脉潇潇天籁行……我吸烟雨入髓骨，我携烟雨上苍穹……烟雨烟雨似泪雨，长歌如泣穿时空……

2007年6月27日《北京晚报》

守望絮风

“江南江北一般同”(《红楼梦》咏絮词《西江月》)? 我不知其它地方有无春风中的柳絮,北京却是一景。春月融融,熏风乍起,团絮飞扬,此起彼伏,漫天飞舞似雪似雾。不少人讨厌之极。专家们也曾研究分析,据说单种雄株即可灭绝絮之漫天而舞。看来,絮是植物爱情的传递手段。

因而,每年春季,柳絮并不因此而灭绝,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和爱的韧力、信念,“几处落红庭院,谁家香雪帘栊”(《红楼梦》咏絮词《西江月》),在京华街衢楼台、河畔胡同中相拥而舞,在向大自然展示爱和生命的活力。

絮有生命吗? 应该是有吧。我原来没有注意过风絮之季,今年偶写一诗赠人,其中有句云:“三月春风柳絮中,香菱遗韵动心旌”,开始玩味,及至喜欢。那春愁中的风絮温柔婀娜,风韵翩翩,令人生无限思绪。读过几遍《红楼梦》,颇爱红楼诗社中的咏絮之章,气魄当属宝钗。絮那样绵软无力,经宝钗之咏,倏然见出豪迈,以女子之口,颇为难得。但我却偏爱欣赏黛玉之词。因人而论,我厌恶宝钗的圆滑,工于心计,虚伪。曾读过一位老先生的考证文章,云绣春囊即宝钗携入大观园的,可见其内心完全不似她表面的雍容。而黛玉虽然爱使小性儿,动辄喜怒无常,说话刻薄、高傲,但心地善良,憧憬眷属,与世无争。比如她的《唐多令》:“粉堕百花洲,香残燕子楼。一团团逐队成球。飘泊亦如人命薄:空缱绻,说风流! 草木也知愁,韶华竟白头。叹今生谁舍谁收? 嫁与东风春不管:凭尔去,忍淹留!”在黛玉眼里,柳絮亦如她觉察出己身之命运,悲凉之气溢于字里行间。而宝钗的《临江仙》,却完全是另一种气势:“白玉堂前春解舞,东风卷得均匀。蜂围蝶阵乱纷纷。几曾随逝水,岂必委芳尘? 万缕千丝终不改,任他随聚随分。韶华休笑本无根: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!”(均见《红楼

梦》第70回)一个女子能将柳絮写得如此豪气,也不枉为她的才华和志向。柳絮,在不同心计的人眼里,命运竟是如此不同。

“岂是绣绒才吐,卷起半帘香雾,”“且住,且住!莫使春光别去!”(《红楼梦》咏絮词《如梦令》)。絮飞之日,春光尚在。“莺愁蝶倦晚芳时”(《红楼梦》咏絮词《南柯子》),那就是明春再见絮飞时了!

因喜风絮,我曾一度思忖将己之斋名即名“絮风馆”,想见会令人有相思之感。何以钟爱絮风?而欲废“听雨楼”?我亦喜京华烟雨,曾专撰文叙之。听雨者,熟知李义山诗的人,一望即可知来自其名句: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。所以听雨也令人有无穷雅致,而避离喧嚣烦恼。原以为寻章摘句,独出胸臆,殊不知重复亦不可免。后闻什刹海畔原醇贤亲王府花园内有一斋即名“听雨”,我迄今未得考观。又读有关陈寅恪先生的回忆录,知其有一友人,其斋名亦为“听雨”。尤令人气泄者,据闻,北京绳匠胡同严嵩宅内书房亦名“听雨楼”,严嵩、严世蕃(号东楼)父子于此衍奸发恶,不知生出多少机密勾当,残害了多少义士忠良?稗官野史所云,当在信与不信之间。我已考过,所谓“西鹤年堂”等匾云系严嵩所题,均不可信。但言之凿凿,不由望“听雨”而嗟叹,大奸亦雅,我当趋避乎?故一再思忖,直到欲换斋名,但苦思冥想而不得。而今春暮之际,偶有因缘之识,赋诗赠人,多有“依然烟雨絮随风”、“多少絮风思绪中”、“絮飞片片如相问”、“絮风守望意难平”、“年年风絮今更惜”、“最忆絮风三月天”、“直到絮风扑面来”之句。彼之喜欢,我亦觉诗甚达意。故拈出“絮风”二字,用以斋名,恰如其分,亦觉天成。因诗及人,因人有诗,诗出斋名,不费功夫。

絮风、絮风,一天风絮,其温柔善良,仅以示爱,并不害人,何以容它不得?而今商业社会,浊流污垢,尔虞我诈,挑拨离间,全为利字。更托名友朋,暗施伎俩,无所不用其极。故而大倡和谐,太有必要。我们人何不学风中之絮?

絮风温柔隔年期,一年一度春光近!不知明年春月能不能守望住温柔善良的絮风?

2007年8月19日《北京晚报》

翠湖寒 雨如烟

“烟雨给了我惆怅的诗意,我却用它来寻找初恋”,昨夜听着急骤的雨声,不知怎么吟出这两句奇怪的诗句。

直到昨天,友人还问我听没听王菲的《翠湖寒》?白天上百度查到了歌词,也许这首歌词引出了我的思绪。

这首歌高雅吗?多愁善感的人会喜欢吗?失意的人会喜欢吗?春风得意的人也许会不屑一顾吧?

歌词不长,不妨抄录一小段:

朝朝暮暮怀念
翠湖带雨含烟
我心我情如旧
人儿他、人儿他是否依然

.....

歌词还是略显直白,这大概是适合通俗歌曲的特征。太高雅了不易流传。

青年时代写过歌词,学习过作曲,连高深的《曲式学》都通读过。自己作词、作曲、登台弹吉他演唱《青春圆舞曲》(四重唱)还获过北京市业余文艺汇演的三等奖。在先父的严令下还学过小提琴。初中时就每天去学声乐,同学的哥哥是寇家伦的学生,包括我在内三个同学,有两个最后都考入了专业文艺团体成为独唱演员。后来还去总政歌舞团学了半年,终因不用功,贪玩(都让滑冰、弹吉他、跳舞耽误了),加上老师说我适合于合唱队里的高声部,更加懒散了。后来分配到单位,基本上脱产搞文艺创作和演出,所以写歌词也有一点自负。与一些歌词大家也有交往,比如晓光老大哥(他现在是文化部副部长)。但是对通俗歌词,一直认为遣词造句很

不严谨。例如《翠湖寒》，还算是明白易懂的，也算流畅，只是不知“翠湖”指的是什么呢？

但歌词的主题还是明白的，留下了情感，怀念曾经的热恋，悱恻依旧，不忍割舍“朝朝暮暮”，问一声是否依然？是女子的“带雨含烟”，很令人感慨。

天，下起了大雨。“冷雨敲窗不可听”，心头涌起一种别样的情感，第一次也写了一首通俗歌词，但不是女子的口吻了：

梦里是春风絮，
散去是雨如烟，
再痴也不再相见，
仿佛是、仿佛是真的初恋。

不必想长久时，
留下是梦幻瞬间，
其实你已向我告别，
也许是、也许是还在怀念！

今天上午，将网上王菲的这首歌输入到手机上，感觉不仅配器优美，确实唱得也很好，似乎应该是邓丽君的风格，也许邓丽君唱过？林凤娇主演过电影《翠湖寒》，不知是否与这首歌有关？风格应该归入徐小凤、蔡琴那类，她们要唱也许会摇曳多姿。我很喜欢徐小凤、蔡琴那略有些如泣如诉的韵律。

插上耳机，听着曼妙的歌声，一种复杂的情感阵阵袭来，惆怅、失落、悱恻、伤感……间或有之，说不清。

“大雅久不作”，也许自己应该为我的歌词谱上曲？但是《翠湖寒》已经很好了，颇有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歌曲的风韵。不写会有遗憾吗？其实人生都会有遗憾，那就留下这些许遗憾，时常听听《翠湖寒》，去回忆逝去的温馨、情感、烟雨、朝暮吧！有诗为证：

已知何处翠湖寒，忍见一天雨似烟。

诗也不焚听寂散，楼台隐去梦依然。

2008年9月14日《北京晚报》

可曾烟雨又凝眸？

每天晚上临睡前有读书的习惯，现在合上书本会听听《翠湖寒》，会把思绪带入梦乡……

上午也会听一听，会把诗意带入每一天……

钱柜里好像没有这首歌？何时可解怀一歌？

听得多了，总觉得还是有些直白，前天把歌词改了改：

恍惚总在翠湖寒，
不知是否留下情感？
如烟如雨一江春水，
是不是我、是不是我的初恋？

久久长长怀念，
朝朝暮暮落雨飞烟，
如梦如幻依旧是，
不知她、不知她是否依然？

也许还不能尽意表达，但也许足够了。一江春水逝去，“苍茫之间惟有真情永恒”，但愿。恍惚总在翠湖寒？

还是填词来得得心应手，昨天听后有《浣溪沙》一阙：

何处长思明月楼，冰心一片去悠悠，翠湖寒意惹新愁。 今夜谁为
舟上客，可曾烟雨又凝眸？欲敲诗句向帘钩。

2008年9月1日